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一

虞書

集傳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陸氏德明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集說 孔氏頴達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夏氏僎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薛氏季宣曰虞書詳於舜而畧於堯追記可知○黄氏鎮成曰堯典雖言堯事而自疇咨以下實為禪舜張本三謨等篇亦舜時事所以均謂之虞書也○王氏樵曰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為夏書

據所成也孔子定為虞書原所作也

堯典

集傳堯唐帝名孔氏穎達曰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胡氏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也○朱子曰看來堯舜只是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董氏鼎曰篇題下每書古今文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之分耳非以字畫

言辭論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孔氏穎達曰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朴順事而為治耳至堯始為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跡而可為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呂氏祖謙曰二典與他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集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叙起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蘇氏軾曰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皐陶為名允迪乎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呂氏祖謙曰散而在外則為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

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黃氏度曰安安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呂氏大臨曰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

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勲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史述帝堯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在於己身有此四德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於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也○林氏之奇曰

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為大功者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為大功也○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為首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勉強也○真氏德秀曰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金氏履祥曰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煥乎其有文章思言其

運量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蓋盛德從容之極恭讓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貞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而又曰文思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王氏充耘曰或謂書以道政事故堯典篇首先言功而後言德及觀吾夫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本言堯之德巍巍乎其有成功則言堯之功其先德後功雖與先功後德不同然於功德二者皆以巍巍乎三字稱之無異辭廼知夫子所言史臣所記辭異旨同初非有意以功德為先後而表是書為政事之編也○呂氏柟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稱仲尼曰温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積也

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以欽為先者德之始以讓為後者德之終也○董氏其昌曰堯德只一箇欽為主欽之昭晰處為明欽之經緯處為文欽之謀慮處為思而欽之形現出來是為恭為讓纔有此德便有此光華這光被及四表以至於上下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集傳明明之也俊大也朱子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與文王克明德同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禮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鄭康成注巳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

也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孔氏穎達曰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朱子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睦親而和也王氏安石曰睦者交相親也平均章明也金氏履祥曰平均齊無偏章品節有文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陳氏大猷曰於如詩於穆之於蓋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侔矣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勲者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程子曰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林氏之奇曰堯之德其見於充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唐氏聖任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也○朱子語類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真氏德秀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俊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陳氏櫟曰以脩齊治平論此章始於司馬公稽古録朱子從之真氏又揭此章冠大學衍義一書且以為大學之宗祖至論也○王氏充耘曰此盡已之性能盡人之性者也○王氏樵曰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

附録孔氏穎達曰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蘇氏

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林氏之奇曰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晏子曰使吾父之黨無不乘車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妻之黨無有凍餒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時雍者程氏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集傳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孔氏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朱子曰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義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王氏安石曰歷者步其數象者占其

象

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朱子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陸氏德明曰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集說孔氏穎達曰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楚語云顓頊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據此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呂刑稱乃命重黎傳云重即羲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辰日月所會者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也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具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歷而授人也○王氏安石曰古聖人重歷數至周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

測天道治歷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脩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歷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林氏之奇曰攺正朔始於周古惟用夏正人時但言民時也○朱子曰羲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歷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只是天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天道左旋日月星竝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

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歷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歷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皆左旋但天之行疾於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為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䵝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為上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為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寛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呂氏祖謙曰作歷之前欽若昊

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歴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真氏德秀曰敬之見於經始此○黄氏鎮成曰天體蒼蒼無以測其旋運古之聖人乃舉二十八舍推晝夜之所移以分度限一歲而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因列舍之方析而為四象因日月之所會布而為十二次天體於是可推四時於是可正東方七宿曰角亢氏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北方七宿曰南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有玄武之形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觽參有白虎之形南方七宿曰東井輿鬼柳星張翼軫有朱鳥之形謂之四象自南斗至須女曰星紀須女至危曰玄枵危至奎曰娵訾奎至胃曰降婁胃至畢曰大梁畢至東井曰實沈東井至柳曰鶉首柳至張曰鶉火張至軫曰鶉尾軫至氐曰壽星氐至尾曰大火尾至南斗曰析木謂之十二次故經於春曰星鳥者以見四方列舍之有四象之形也於夏曰星火

者以見一歲日月所會之有十二次也於秋曰星虛於冬曰星昴者以見象次皆列舍之所分也中星所指定正南之位分二十四氣以察四仲所指之星綴日於天正虛一度則為冬至昴宿昏見於午斗杓指子為仲冬之中氣隨時遞轉可以類知○二十八舍度最多者莫如東井三十三度通志三十四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六度通志二十五度度最少者莫如觜觿二度通志一度其次莫如輿鬼四度通志二度

○陳氏櫟曰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復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陳氏雅言曰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歷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潘氏士遴曰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而日以推月月以推歲歲成而分至啟閉始得不爽其候天之元氣無形可見只觀斗綱所建之辰凡日月

二歲十二會也二十八宿日月常經行其度金木水火土隨時過宫但有遲速耳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地無石處皆土是星與辰一也

紫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像歷象首及於日蓋因日由黄道行有恒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恒度故暦象先測太陽而後及諸耀是日行為諸耀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為經所以定諸耀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於星也所謂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為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為準盖諸耀之行循於黄道而黄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為十二辰所以

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後世又參以地圓之理地心地面之說而因地以測諸差法益加密焉是故歷象日月星辰為作歷之綱綱既定而後歷可成其曰欽若敬授實古聖敬天勤民之至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集傳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畧者也地理今釋嵎夷今朝鮮地案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

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禹貢雖指援據後漢書以嵎夷為朝鮮地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表之語薛季宣書古文訓謂嵎夷海隅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為寧海州皆非也

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孔氏安國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

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厤日月而迎送之意張氏守節曰言作厤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

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

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朱子曰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頴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蓋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孔氏頴達曰總舉七宿春分之昏朱鳥七宿皆得見也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金氏履祥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星為星鳥未為鶉首巳為鶉尾是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

其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

其氣之和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堯於羲和之内乃分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政○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蘇氏軾曰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冀州而其

所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朱子曰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陳氏大猷曰或問孔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為是林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為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

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為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日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厤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鄭氏伯熊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仲春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陳氏師凱曰春分之日初出之景

於地則在卯方之中於日則在卯時之中蓋春分已前則冬至日出辰漸漸南來未及乎卯中也春分已後漸漸北去至夏至而日出寅又過乎卯中也直至秋分則又自北而來至於卯中秋分已後又自卯中南行而至於辰為冬至故春分秋分日皆出卯晝夜皆五十刻而氣候亦得寒温之中也○朱鳥七宿一行撰開元大衍歷中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昏中則夕見於地之正南方旦中則晨見於地之正南方月令記昏旦二中堯典止記昏中古者王衡之器以玉為管横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面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面南望之則昏時其星正直管之南端在南上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其北極一處則凝然不動常對管端其南上中星則逐時移動每夜定挨過一度蓋太陽所在星輝隱没本不知其行在甚度惟從中星推之中星挨至其宿第幾度則黄道日軌亦退至西上日入處其宿第幾度晝

考諸日影夜考諸中星則七政之運皆可推而曆日不差矣鶉火午上柳星張三宿也自驚蟄至清明則此三宿逐次為中星當春分之夕則星宿為中星也然此只是就堯典論之後世如月令史漢晉隋唐宋諸書所載中星皆不同有二十四氣中星又有五更中星蓋後世歴法漸密推步愈精不如古歴之簡易也

案朱子云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此說極是至於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恒星當午自人視之為天之中故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不見星故於初昏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真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考中星此厤家之要務也又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參互考驗始無差忒然恒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

而東每歲所行今定為五十一秒即古之歲差也其自行分秒雖微久則自著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昏中星為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中星則在東井自堯至今四千餘年而相差若此是知歷不可以一時為準法不可以一隅而定惟使疇人專家明習其理隨時隨地實測互証常加修改協於天行斯無弊之良法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集傳申重也南交南方交阯之地黃氏度曰案漢初置交阯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地理今釋南交今安南國林之奇尚書解云南交

即交阯也史記五帝本紀曰黄帝之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則交阯之對幽都其來尚矣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周禮疏云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有土圭測日影之法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孔氏穎達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舉中則七星可知仲夏初昏之時東方七宿皆得見也○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

一星名日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集說晋天文志云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極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

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孔氏穎達曰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方氏愨曰陽生于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在東井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丈有三尺以為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林氏之奇

曰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則何獨於南方言之周官冬夏致日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朱子曰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邉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也○王氏天與日案月令疏云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此朱子之所引也以此推之自仲春至仲夏滿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衢西而星火正見南方下文星虛星昴亦然此四時中星所以不同也○申氏時行曰敬致與寅賓寅餞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之晷測候之所又在於南方而不同於出入之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潘

氏士遴曰夏至午時立八尺表表下橫置尺五之土圭伺日行至中天去極六十七度强夏至之午景與土圭相齊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

案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為大火今夏至日躔於觜而初昏中星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集傳西謂西極之地也

地理今釋西朔方案史記五帝紀注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漢屬隴西郡非也西縣秦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為西縣猶

朔方之不可為朔方郡皆不當專指一處黄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攸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為大界或曰山海經北荒有幽都山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為附會此說良是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孔氏安國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中氏時行曰納日在酉時酉位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孔氏

穎達曰宵陽氣消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孔氏穎達曰虛玄武之中星七星秋分之日昏時竝見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谷者日所行之道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明日中宵中日亦中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言納日即以夜言之○孫氏覺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王氏肯堂曰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潘氏士遴曰四方之職皆互文見宅西則嵎夷為東可知

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之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

案堯時秋分日躔在房而初昏中星為虛今秋分日躔於翼而初昏中星則斗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集傳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李氏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猶月之晦而

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朱氏祖義曰即幽州也史記黄帝之地北至幽陵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朱子曰朔易亦是時候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孔氏穎達曰西方七宿昴為中故昴為白虎之中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内也孫氏炎曰室中隱隩之處也氣寒而民聚於内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温也蓋既命羲和造歷制器而又分方與

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案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次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

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朱子曰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于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王氏安石曰北方以位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之幽都○程子曰落下閎作歷言數百年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

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〇林氏之奇曰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故作歷者觀此以候天時之蚤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雁來之類是堯典之遺法也〇朱子曰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李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

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寛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李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厯者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太史公厯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厯劉歆三統厯唐一行大衍厯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厯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厯是七百二十加去李通亦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呂氏祖謙曰既成今歳之終又慮來歳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賛化育艮始終萬物之意也○陳氏埴曰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為候故堯典之所指即謂昏中也其以星鳥言者是

以四象言也其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則為十二辰耳然堯典但提其大綱若歴家則轉加密矣故月令析為十二三統析為二十四氣且兼旦中而言則愈析愈密固不厭析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其度而得一謂零散數也其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又奇一度置周不數而獨數其奇故謂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窺之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氣在歴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歴法不同大抵較踈密耳○陳氏大猷曰案歴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歳差之法以古歴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未知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虚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

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歷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陳氏櫟曰訂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烏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歷以與天合哉既當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則執經膠泥以求與古合決所不可也○金氏燧曰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為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潘氏士遴曰凡測星治地令平規而圜之徑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寸之二六尺為步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十五分一尺

為一度以象周天之數立一表于地圭之中命曰中表不動從表之北向南而望星置一表於正南之經頭命曰游儀之表每日逐星西過以尺量其下去所表之數每一尺為一度候星以牽牛為始望星在正南之昏時為法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為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來中故為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故虛為十度案堯時冬至日躔於虛而初昏中星為昴今冬至日躔於箕而初昏中星則室宿中之雲雨星偏東數分餘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集傳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曁及也朞猶周也孔氏安國曰匝四時曰朞○鄭氏康成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歴日○陸氏德明曰十日為旬○蘇氏軾曰有六旬有六日有讀為又古又有通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氏蔚宗曰在天成度在歴成日○胡氏方平曰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也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二百三十五陳氏師凱曰九百四十分者厤家額設一日細數也二百三十五者即四分日之一也○胡氏方平曰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一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胡氏方平曰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為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

舊只在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箇二十九日也陳氏師凱曰十二。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四百九十九分也陳氏師凱曰十二箇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五千九百八十八得六箇九百四十為六日陳氏師凱曰以九百四十為一日之法而除也不盡三百四十八八十八除之六日外餘三百四黄氏瑞節曰將餘分五千九百十八分也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百四十八并餘分之積陳氏師凱曰有全日三得六日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上除不盡之數陳氏師凱曰即計四時合三十四分三分分之二也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

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陳氏師凱曰曆家設此為常額多於此者為盈少於此者為虛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胡氏方平曰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胡氏方平曰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金氏燧曰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一歲閏率

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黃氏瑞節曰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胡氏方平曰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三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繫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黃氏瑞節曰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

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

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歳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歳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一歳三百六十六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歳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歳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歳之歴象○王氏肅曰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孔氏穎達曰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内舉全數以言之也○無閏時不定歳不成故須置閏以定四時

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黄氏度曰秦顓頊歴置閏在歳後堯歴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為後世法○朱子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説也但歴家以右旋為説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横渠説日月皆是左旋説得好葢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

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横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歳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問歷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歷不會差今歷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叚被他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只在一叚界限之内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厯法於這四界分作八

界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歴法疎密不同故耳只是不曾推得定移來湊合天之運行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歴便合并天運所躔之處都算在裏幾年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可以正而不差今人不曾得箇大統正說天之運行有差不知天之運行合當如此○吕氏祖謙曰閏者一歳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歳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歳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歳○金氏履祥曰周天概舉全日而中星亦通舉辰象其閒度刻則有司隨時推之以與天合後世度不足而析為分分不足而又為秒有為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太初則又為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少劉氏王氏又為五百八十九分日之百四十五唐大衍又析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而每

歲日餘三十七分大至朱震統元歷析一度為萬分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分秒愈多算法愈密久亦未嘗不差者聖人言天常寛而歷則密後世作歷常密而於天反疎蓋聖人因天以定歷後世制歷以推天也○王氏肯堂曰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故先舉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大數以見一歲之盈虛而以置閏月為定四時之要以定四時為成歲之要歲成於時時定於月月正於日此作歷之要也

案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即今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天周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為一度在歷為一日是以天周即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為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為

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歲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周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為率蓋天周為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馭零為法較易故今時憲歷定天周為三百六十度度為六十分分為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而歲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為十二時時為八刻刻為十五分分為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二四二一八七五當十二時中二時七刻零三分四十五秒歷代以來雖餘分多寡稍有增損要皆本乎堯典之成數而修明之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咸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為萬世之規範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集傳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

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眘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眘侯周書有眘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集說孔氏穎達曰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復求賢人欲任用之○林氏之竒曰虞書上采堯事為舜典張本則必推本舜之所以得天下於堯使朱果眘國之君則其事不應載之堯典史記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眘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吕氏祖謙曰登庸者大用之意也○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啓明以為善小人因啟明以為惡○姚氏舜牧曰上古為治只是一箇順看此處若時

若采及舜典若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可見○龎氏招俊曰時字泛指氣化若者因風氣漸開而盡裁成輔相之道值人文已著而樹經綸調燮之功也朱以啟明之才用之嚚訟必致遲巳見拂時宜故决其不可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

集傳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孔氏穎達曰僝然見之狀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朱子曰方鳩僝功語未可曉亦未灼然知僝功為見功且依古注說静言庸違者静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

恭而心不然也孔氏穎達曰貌象恭敬而心傲狠　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林氏之竒曰象恭云滔天其說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朱子曰羨文也　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鍾氏庚陽曰上順時總治之職此順事分治之職

集說陸氏九淵曰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跡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時氏瀾曰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咨嗟歎憫之心○陳氏櫟曰兜共四凶之二同惡相濟敢為欺罔堯已燭其姦未及誅之耳舜既受禪長惡不悛故罪之○羅氏欽順曰嚚訟圮族剛惡也靜言庸違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足以概之○申氏時行曰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靜言庸違

者言行不相顧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順事安能有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姚氏舜牧曰驩兜是黨惡的人與放齊不同然共工方鳩僝功亦是實事小人欲自見於天下何嘗不竭力供職微著其功惟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任以大事必至傾覆耳○王氏肯堂曰事而曰若者凡事莫不有當然不易之理遵而行之無所違悖是之謂順知此則雖通變宜民亦行其所無事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集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

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氾濫而逆流也割害也孔氏穎達曰刀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孔氏穎達曰周語云有崇伯鯀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

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之意潘氏

士遴曰說文异舉也曰舉哉便有不得已意

曰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朱子曰异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

而已之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孔氏穎達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孫炎曰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年之別名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李顒曰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耳○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而百官謂鯀能治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

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耳○程子曰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氾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氾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弗成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薛氏季宣曰四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黄氏度曰箕子曰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水失其性而五行皆亂彝倫由是而斁是之謂毀其類堯見微知著衆人固不識也夫有材

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朱子語類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内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問堯既知鯀如何猶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狠拗自是所以楚辭說鯀悻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壞事處○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時氏瀾曰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陳氏經曰聖人觀人觀其心術不觀其才朱之啟明共之僝功鯀之試可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不正其才適足為為惡之資耳○陳氏大猷曰於人所共賢而賢之易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吳

氏澂曰邵子皇極經世書帝堯六十一載命鯀治水六十九載其績弗成或疑績用弗成蓋在舜既徵庸之後史言之於此以終上事也○申氏時行曰上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而圮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順水之道而治之哉堯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用也岳之强舉取其才之猶可用也堯知之而復用之者蓋以方割之民不可以生視而一已之見不可先四岳耳此堯所以有愛民之仁而卒不失為知人之智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集傳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蘇氏軾曰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

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王氏肅曰虞地名也○皇甫氏謐曰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黃氏度曰虞今解州安邑縣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程子曰烝烝勉益漸進之意○陳氏埴曰不格姦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女以女與

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内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陳氏埴曰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皇輿表河中府今平陽府河東縣今蒲州並隸山西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内也故從水從内蓋舜所居之地孔氏穎達曰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

公之姓為嬀為舜居嬀水故也○薛氏季宣曰嬀水出解州解縣地理今釋嬀汭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案孔安國傳云舜所居嬀水之汭經典釋文云汭水之内也皆不以汭為水名而水經注云歷山有舜井嬀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異源同歸渾流南入於河史記正義亦引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今考山西平陽府蒲州南有嬀汭二水皆南注大河與水經注地記二書合蓋汭本訓北訓内又為小水入大水之名或後人見嬀水北有一小水入嬀遂蒙堯典文而加名耳

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

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〇以二女妻舜觀其施法度於二女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〇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〇司馬氏光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所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所難也〇程子曰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為岳可授則盡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為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已者必

見推矣遞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事次序理自當然○曾氏旼曰唐虞建官内有百揆四岳時無百揆則官無隆於四岳四岳之賢於羣臣可知想其德未足以宅百揆則於庸命有所不能可知古之人自知甚明其所不當受者雖與之天下不受也○朱子曰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上古人壽長傳數世之後經歴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呂氏祖謙曰明明揚側陋見堯為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閒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堯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為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為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時氏瀾曰四岳之舉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

於家庭之事而觀之○真氏德秀曰堯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此其所以為聖歟○陳氏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間而盡其道固難使二女處焉而亦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已同德安能如此二女亦舜之傳也歟○羅氏欽順曰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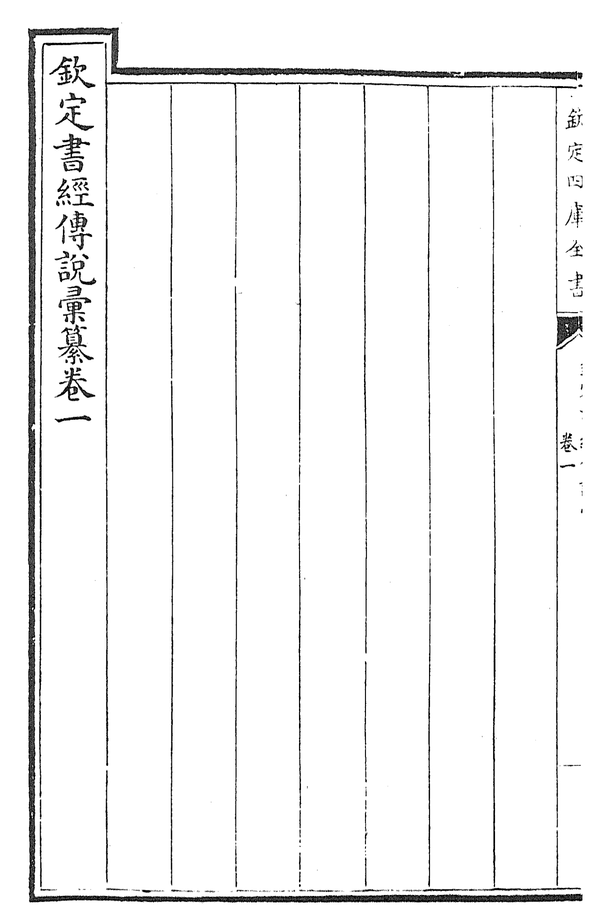
總論 程子曰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以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呂氏祖謙曰堯典一

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為辭○熊氏禾曰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概而已創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也○人君以一身出而為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為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財成之道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董氏鼎曰帝堯為五帝之盛帝堯典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于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歷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

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歷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讀是書者宜亦曰毋不敬○薛氏瑄曰書載堯舜之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

案古之帝王有治法有道法有心法治法三才竝建命羲和以歷象所以治天時也咨四岳以俾乂所以治水土也咨若時若采所以治民事也道法者欽明以下至親睦平章皆是也惟心法則欽之一字可以聚衆德貫治道聖聖相傳不越乎此非獨一書中綱領即堯典一篇三致意焉雖其説必待程朱發之而大昭其義然上古史官實足窺見大聖之精微其言已揭日月而行矣舜典悉同於堯二聖人所以為千古立極禹湯文武周公寧外是歟雖然用人乃為治之最要者所以末三節歸重於疇咨可見不得其人

而輔佐之雖堯舜不能為治則
知人之難可不兢兢愼之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一

謹按第二十六頁前六行注計五十四日三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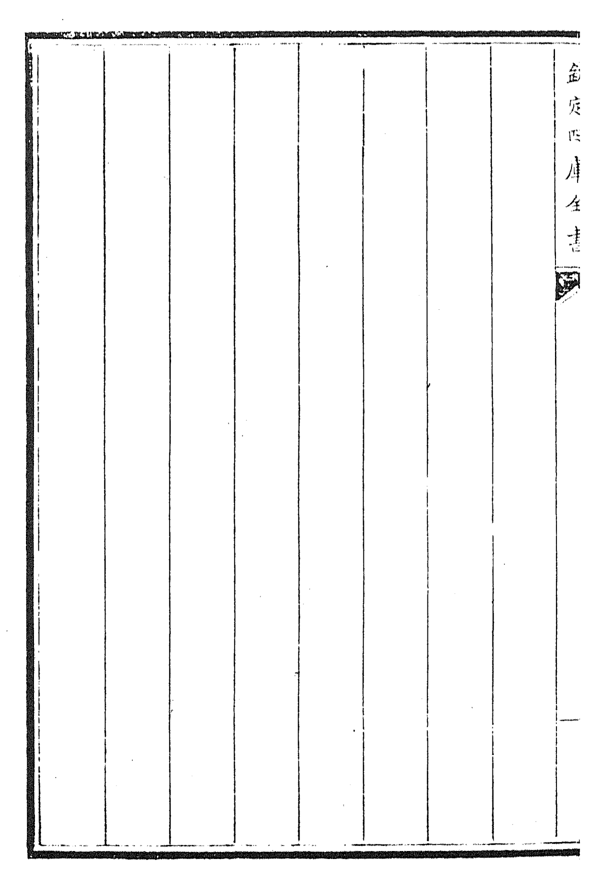
十五分刋本三訛一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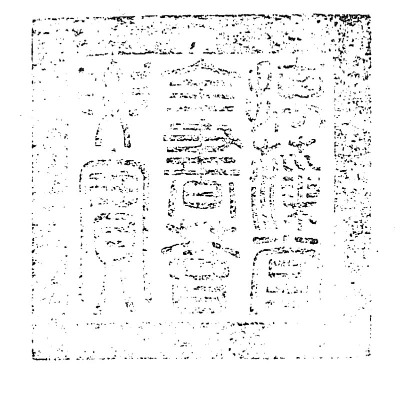
後四行注三千四百九十三刋本下三字訛二今

改

第二十七頁前五行集說一歲三百六十六日刋

本脫下六字今增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宋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七十七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二

舜典

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

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案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

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

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集說程子曰舜典篇末載舜終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朱子曰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是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别無文字在○金氏履祥曰子王子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册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案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閒方作此附會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集傳華光華也協合也王氏肯堂曰再見曰重不二曰協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温和粹也塞實也真氏德秀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云允塞即誠義也玄幽潛也升上也孔氏穎達曰從下而上謂之升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于堯姚氏舜牧曰重華即復旦之謂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程子曰玄幽遠之稱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

深遠故云**上聞於堯**申氏時行曰升聞如師曰有鰥帝曰予聞是也**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舜在畎畝之間潛德顯彰於外升聞天子之朝○程子曰虞舜側微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於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總言舜事已下重叙其德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温良恭儉讓譬諭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温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為寶矣○林氏之奇曰堯舜充實輝光之德塞乎天地之間初無異也而史官經緯錯綜以成文體於堯典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後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蓋言堯有如是之德故能有

如是之輝光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而後言濬哲文明蓋言所以有如是之輝光以其有如是之德也○朱子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德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此是就事上説塞是其中實處○王氏炎曰濬哲存於内發於外則為文明温恭形於外根於内則為塞實此則光華之所從生也○呂氏祖謙曰重華者舜盛德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輝光相暎與堯渾然無異○時氏瀾曰舜之德聞於上堯之聞逮於下二聖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金氏履祥曰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陳氏櫟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盛德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於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

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日章同意○陳氏雅言曰堯有是德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夫是之謂重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夫是之謂協此其德之發於外者無不同也○杜氏偉曰本言二聖之合德却言其光華者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恒於其發處見之也○王氏肯堂曰陳子以乾之初二為舜之側微耕漁時德在幽潛而竟升聞於上正見光華不容掩處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集傳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程子曰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

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教萬民之事　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王氏炎曰入處其位故曰納　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總百官之事　時叙以時而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孔氏安國曰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　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臨諸侯之事　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程子曰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能盡人倫夫婦人倫之本夫婦

正而後父子親乃遺之可乎○張子曰父子至朋友其有分也故謂之五品其有彞也故謂之五典為父子者教之使有親為君臣者教之使有義至於夫婦長幼朋友亦然故謂之五教○林氏之竒曰孔氏云麓録也納舜使大録萬幾之政此説不然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則當堯時官無尊於百揆者大録萬幾之政非百揆而何既納于百揆又納于大麓必無此理○賓諸侯于四方之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如詩所謂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是也○朱子語類問黴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説使之入山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納于大麓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説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若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是好○呂氏

祖謙曰慎有敬敷之意徽有在寬之意○時氏瀾曰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偽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納百揆内治也賓四門外治也○陳氏大猷曰或問左氏傳舜舉八元布五教於四方舉八凱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歴試之時而書以為舜自為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舜能舉賢以為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為也○董氏禹曰此一節與堯典以親九族而九族睦至協和萬邦而民時雍語意氣象相似分明上句是感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薛氏瑄曰揆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也時叙蓋時至事起化至神流非舜使之叙而自不先不後而叙也○申氏時行曰此承上乃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慎徽言其敬畏小心以美人倫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叙天秩蔚然於皇極之内也

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惇典庸禮可知納百揆以德而為率作之權也時叙則大綱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四門穆穆則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風雷是偶值其變觀其弗迷則見其有絶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懾又可知蓋處職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也○王氏肯堂曰五典在人為秉彞懿德惟不親不遜故失其美耳舜敬以美之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心得處昭布出來為勞來匡直輔翼之施使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而相親相遜是五典之美自舜之一念兢兢業業處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集傳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王氏肯堂曰所行之事即歷試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程子曰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程子曰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其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蘇氏軾曰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林氏之奇曰唐虞官人之法

必先察其言然後考其成功之稱否而加黜陟焉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朱子曰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耳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時氏瀾曰當是時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舜有再遜之辭史官闕焉當有如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即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王氏樵曰堯於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

舉而加諸上位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人無聖人之明而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

○申氏時行曰堯之禪位不於玄德升聞之日而必於歷試三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也舜當歷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也

附錄金氏履祥曰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當在此○曹氏學佺曰案此下疑有闕文金氏取論語補之以接受終之事且使禹謨十六字心傳有所本云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集傳上日朔日也孔氏穎達曰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

上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王氏炎曰堯所從受天下者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大禹謨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此上日宜為朔旦特史官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朝會謂之元會元會亦朔日也豈有受命于神宗獨用朔日而受終于文祖獨不用朔日乎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朔日也元日既不必為朔日則上日亦不必為上旬之日也曾氏以謂舜之受終其日不可以不卜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之日

下言用朔日盖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然而世代久遠時日之詳不可得而考曾氏之說亦不敢以為必然之論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為堯則文祖亦可指為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為必然之論○董氏鼎曰堯老舜攝堯之為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為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今告祖以受其終此為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潘氏士遴曰易坤六三曰無成有終文言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用六利永貞象曰以大終也易陽為大陰為小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也當時堯命舜陟帝位舜固讓舜之受終正受代堯終皆以終堯事所謂成厥終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集傳在察也（楊氏肇芳曰察心目在是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馬氏融曰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孔氏穎達曰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吳氏澄曰各有限節度數如國家之政然）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

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馬氏融曰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案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陳氏師凱曰案此段注全據孔氏疏此所謂天文志乃蔡邕所作非諸史之志也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晉天文志云一曰蓋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孔氏穎達曰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但絕無師說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

而不見為夜晉天文志云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為晝夜 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陳氏師凱曰此說是吳中常侍廬江王蕃所作晉志亦引之又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今蔡傳諸本竝訛作裏字 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陳氏師凱曰此度是自東數向西去直排定者如機上數經緣也 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陳氏師凱曰此下數句論度數直至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皆是自北數向南去橫布定者如機上數緯絲也愚案渾天家見天體圓如彈丸南北東西縱廣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濶狹之限橫布於天以記二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所隔廣狹多寡之數是以渾天說中所論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讀者宜別之 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

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揚氏雄曰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陳氏師凱曰此皆據孔疏漢志不載今案隋志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古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為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歴或其所製也隋志分儀象為

二篇謂機衡為儀謂有機無衡者為象故又注疏及傳亦或言象或言儀各有所指也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陳氏師凱曰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南史無傳隋志言徑八尺者漢候臺銅儀也又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太史令錢樂之采效儀象鑄銅為之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動以為渾儀則内缺衡管以為渾象則地不在外是别為一體愚案孔疏與正史大同小異蔡傳止據疏義耳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陳氏師凱曰渾儀至唐李淳風一行而法甚密本朝因之者言宋亦因用舊儀不曾改創法度也為儀

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俞氏震曰名地平環此地面四方之象也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俞氏震曰名天經環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背刻去極度數陳氏師凱曰皆是自北數向南去之度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俞氏震曰名天緯環上下與天經相銜東西與地平相銜此天腹赤道之象也背刻赤道度數陳氏師凱曰皆是自西數向東去之度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夘酉以為

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俞氏震曰制即如天經黑雙環在内而差小銜附黄赤二環以轉動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俞氏震曰制亦如天緯赤單環在内而差小上下與與三辰雙環相銜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黄道則為黄單環俞氏震曰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銜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

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内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俞氏震曰鎖定黃赤二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遊儀陳氏師凱曰案新唐書天文志貞觀初李淳風上言舜璿璣玉衡渾天儀也太宗因詔為之七年儀成帝稱善置於凝暉閣又舊唐書天文志云開元九年詔一行與梁令瓚更造渾儀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其規環尺寸具載唐志宋太宗更名太平渾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

制俞氏震曰在內而又小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俞氏震曰直距者銅板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所謂望筒者即玉衡也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俞氏震曰右渾儀三重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鑄一樣二合為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次有孔衡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其外有臍兩層

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陳氏師凱曰爾雅疏云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愚謂天動地静地氣雖升降而地之體則隤然不動所謂四遊決無此理輙據此以釋四遊儀之所以得名耳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史記天官書索隱云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璿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晉志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為玉衡今詳

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集說蔡氏邕曰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孔氏穎達曰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惟有此璿璣玉衡而已○邵子曰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林氏之奇曰曾氏云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兩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為陵歷鬬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為變異此說是也○堯之歷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王氏云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

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歷象即舜典所謂璣衡舜典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夏氏僎曰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八十分度之百四十五七政躔度長短多寡不同如此然必謂之齊者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歷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即玉衡也○朱子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一日論及璣衡及黄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黄道赤道皆在嵩

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歷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真氏德秀曰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張氏居正曰帝王致治之道莫大於敬天勤民故帝堯即位即命羲和欽若昊天帝舜受攝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具敬天勤民之心先後一揆也○申氏時行曰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天運難見即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驗諸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間而天時以定歷法以審矣此固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為敬授人時之地者也○王氏肯堂曰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為歷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

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定數合為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随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日月之候歷數所以算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此歷象授時所當先也

窯璿璣玉衡乃治歷觀天之器也歷之理非數無以顯而數非象無以明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之距地為近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為最遠七政之行惟月之左旋為速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為最遲又就其行度細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歷可治焉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黄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於赤道以會於兩極者為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為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内外者黄道也交於黄

道以會於黄極者爲黄經與黄道平行者爲黄緯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復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蚤晚可辨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於五星之會日沖日而有合伏退望五星之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夫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凌犯俱可推步而不爽是即所謂齊也蓋璿璣之設象天體之經緯玉衡之製窺七政之運行歷家雖有周髀宣夜渾天之異名要皆與璣衡相爲表裏者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集傳肆遂也 程子曰猶言於是也 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

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孔氏穎達曰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孫氏炎曰潔敬之祭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鄭氏康成曰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用少牢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氏康成曰相近讀為禳祈祁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氏康成曰王宮曰壇夜明月壇宗讀為禜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山川名山

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此舉邱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而洛誥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經傳此類多矣非燔柴祭

之也知是精誠潔敬之名耳○蘇氏軾曰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體爾考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林氏之竒曰自形體而言之則謂之天自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張氏居正曰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於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集傳輯歛孔氏穎達曰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歛也瑞信也公執桓圭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薛氏季宣曰桓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為飾信圭直之躬圭紃之穀璧粟文蒲璧微䖏瑞器其總名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鋭其冒下斜刻周禮疏云

方四寸斜刻之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孔氏穎達曰州牧各監一州諸侯○王氏天與曰毛氏云牧取守養之義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歛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羣后即

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四岳則盡率方岳之諸侯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朱子曰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陳氏雅言曰輯瑞於攝位之初者將以驗其信否而盡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覲之後者所以與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義也○鄧氏孝孺曰四岳領羣牧羣牧領羣后制也不曰覲羣后而曰覲四岳羣牧明統也不曰班瑞於岳牧而

曰班瑞於羣后紀實也○陸氏鍵曰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亟見為數下不以後至為慢此為攝位而異其禮亦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集傳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守考制度于四岳非與覲岳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岱宗泰山也應氏劭曰宗長也五岳之長地理今釋岱宗魯頌作泰山周禮作岱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朱子曰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注家以至岱宗柴為句其謂當以柴望秩於山川為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於山川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孔氏穎達曰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東后東

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曾氏旼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為九十日常有餘月之為三十日常不足故協之為難并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時月之朔由章會至于統元則至與朔合焉此之謂協時月日在天為度在歷為日時月由此積焉故正之

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林氏之奇曰古者天子歷官主頒朔於諸侯諸侯必受歷於天子以頒授於萬民協正者懼時月之有差也○朱子曰只是合同其時月日爾非謂作歷也

律謂十二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班氏固曰五聲之本生于

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王氏天與曰蓋空圍中九分也而黃鍾之長九寸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大蔟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

八釐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故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至角聲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愚謂五聲之大小出於五行之生數數少者清數多者濁天一生水數最少故羽最清天五生土數最多故宮最濁地二生火故徵之清次羽地四生金故商之濁次宮天三生木居四者之中故角音之清濁亦居四者之中也實本于河洛之自然豈人力之所强為哉以之審度而度長短班氏固曰度起于黃鍾之長而五度審矣則九十

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班氏固曰量起于黄鍾之龠而五量嘉矣則黄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陳氏師凱曰蔡傳謂十龠爲合蓋誤於孔疏也漢志合龠為合蓋合者取合并二龠之義若謂十龠為合則一斛該萬十龠而量過於大矣據朱子文集亦作合龠為合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班氏固曰衡權起于黄鍾之龠而五權謹矣則黄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為石此黄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林氏之奇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歷之法同起于數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制度舉不出于此矣堯歷象之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過同之協之而已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麤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盖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

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修之朱子曰修品節之也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鄭氏康成曰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林氏之奇曰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

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朱子曰此段疑有錯簡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王氏樵曰如簠簋籩豆之屬為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為凶禮之器旗物鐸鐃之屬為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為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為嘉禮之器是也周禮六器蒼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六贄璧以帛琮以錦圭以馬璋以皮琥以繡璜以黼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朱子曰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為復也南岳衡山孔氏穎達曰釋山又云霍

山為南岳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地理今釋南岳周禮作衡山山海經作峋嶁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西岳華山地理今釋西岳禹貢作太華周禮作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北岳恒山地理今釋北岳禹貢作恒山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隷真定府界案恒山自班固漢志載於上曲陽今真定府曲陽縣酈道元水經注以下咸宗之然今曲陽縣治去山趾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之近本朝釐正祀典祠恒山於渾源州當主渾源為是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林氏之奇曰巡守四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年

而周四岳然後歸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於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必以歲二月東廵者朱博士曰天子廵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

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律之十二又生於歷之十二故同律度量衡必先恊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曰修○胡旦疑一歲不能周萬五千里此不然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語類問建牧立伯小大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為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巡守亦非舜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舊說皆云如五器謂即是諸侯

五玉之器初既輯之至此禮既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又云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遍呂氏祖謙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對越在廟慰愜可知○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陳氏經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

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集傳五載之内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荅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

庸王氏樵曰如教養萬民等事是也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孔氏穎達曰功成則表顯其能用　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廵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集說鄭氏康成曰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又如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皆庸以車服之證也○林氏之竒曰以封建為國則廵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舜五載一周四岳覲諸侯考制度定禮樂以一

四方之視聽其間四年則使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考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之政令莫敢有異議者茲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朱子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則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則巡守去回禮一番○問古之巡守不至如後世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曰春秋之時與茅茨土階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黄帝以師為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叚寡弱也○時氏瀾曰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提警之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致有廢置更改之患○

姚氏舜牧曰堯贊舜曰乃言厎可績言不厎績徒言奚為此敷奏之後又加以明試也○盧氏廷選曰敷奏者言其已行之政事也試而曰明考覈功實也羣牧考羣后四岳考羣牧天子坐明堂以聽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集傳肇始也十二州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朱子集作古者中國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陳氏經曰禹貢及之作乃在堯時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又

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孔氏穎達曰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林氏之奇

曰洪水既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濬導十二州之川也孔氏穎達曰州内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州之鎮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叙也

集說程子曰上古九州舜始分為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封十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也蓋表其山為一州之鎮耳○揚氏時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强為之說○陳氏雅言曰肇十有二州者定疆理之制也封十有二山者表州域之鎮也濬川者防壅塞之患也至於川之濬者不以數拘大者濬之小者亦濬之夫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察其幾山之表識無待於致詳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略此史臣書法所以異也○王氏樵曰案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為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於九州為最大夫分州置牧所以聯屬諸侯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

於冀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冀為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

○湯氏顯祖曰此舜經理天下之事人知有虞之治為無為不知其初固大有為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集傳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朱子曰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又曰此言正法象如象魏之象或謂畫為五刑之狀亦可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

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孔氏安國曰以流放之法寛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寛之也鞭作官刑者孔氏安國曰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木末垂草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禮記學記注曰夏稻也楚荆也爾雅注云稻今之山楸○孔氏安國曰不勤道業則撻之學校之刑也孔氏穎達曰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黄金孔氏穎達曰古之金

銀銅鐵總號為金此傳黄金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陳氏師凱曰典刑最重流宥次之鞭輕扑又輕贖又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程子曰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

重而即輕陳氏師凱曰指眚災肆赦或由輕而即重陳氏師凱曰指怙終賊刑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

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聖人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使君子不陷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苟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無刑之謂也荀氏云世俗之説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為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服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朱子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非象流二法而已其曰

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於強暴贓濫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宫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

○象以典刑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流宥五刑者犯此五刑而情輕可恕則流以宥之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如周禮治胥史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

許用金以贖其罪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内欽哉欽哉恤刑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曰多有人解做寬恤之恤其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辜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金氏履祥曰眚災肆赦者蓋罪重而情輕不原其情則絕人自新之路怙終賊刑者蓋罪輕而情重不誅其罪則亦為長姦之門○陳氏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之於怠慢不恤則或失

之於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此傳所謂欽恤之心未始不行乎其間者也○王氏樵曰孔疏云敬之敬之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集傳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程子曰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朱子曰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

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地理今釋三苗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記正義曰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地理今釋幽洲案說文洲通作州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洲居此城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朱子曰或云在澧州慈利縣○皇輿表澧州今岳州府地理今釋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地理今釋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衛界括地志云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案蔡傳云三危西裔之地即禹貢所謂三危既宅者禹貢三危自在大河之南與此為二且三苗為南境

之國經言竄是屏之遠方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當仍在近南之地也存此備考

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程子曰殛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或敗功害事於彼耳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兖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陳氏師凱曰可怒者在四凶非舜之私意怒之也程子云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

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陳氏師凱曰文公十八年注云渾敦不開通之貌窮奇其行窮其好奇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集說孔氏穎達曰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程子曰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叙其所用刑也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以地之善惡遠邇為差○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也○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欲其面革畏罪而已茍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雖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

所當戒也○孫氏覺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林氏之奇曰據舜誅四凶在於歷試之初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在命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先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為證非謂先肇十有二州而後誅四凶也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薛氏季宣曰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堯當咈衆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也○真氏德秀曰欽恤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耳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覊管編隷○胡氏居仁曰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

禹皐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集傳殂落死也孔氏穎達曰堯壽百十六歲注六誤為七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絶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程子曰言庶民則君子可知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

無服令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

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集說王氏炎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時氏瀾曰自此以前舜之治事甚詳自此以後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親者蓋堯在舜猶臣道也舜即位行君道也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於後可以觀乾知大始之義○陸氏鍵曰雖紀帝堯君道之終實見帝舜相道之久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集說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林氏之奇曰朔日而謂之元日猶人君即

位之始年謂之元年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復至文祖廟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祖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張氏居正曰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即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王氏樵曰自此以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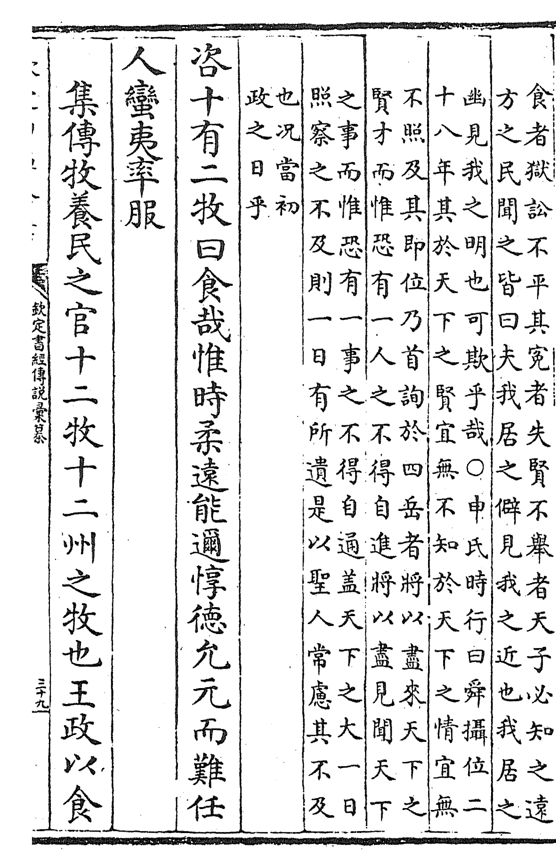
知舜之所以事君自此以後當知舜之所以為君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集傳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中氏時行曰闢四門者廣賢路也明目達聽者達民隱也○劉氏應秋曰廣賢路達民隱即知人安民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唐孔氏云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大仕路致衆賢使為已遠視聽四方也蓋四岳之職主招延衆賢以待上之所求為天子之耳目也故必咨訪詢問之惟其闢四方之門則天

下之仕者皆願立於朝矣○朱子語類問明四目達四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覲岳牧初即位則復詢岳咨牧蓋内外之要職莫先焉○明目達聰謂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固出於帝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胡氏士行曰此舜取人為善公天下之大也十二牧九官之事皆由此得之○金氏履祥曰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陳氏櫟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闢四門有以天下為一家之氣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為一身之精神焉○王氏樵曰百揆總内而不可以兼四方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兼内故設四岳所以闢通内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者也○天下之民有饑寒不得衣


食者獄訟不平其寃者失賢不舉者天子必知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申氏時行曰舜攝位二十八年其於天下之賢宜無不知於天下之情宜無不照及其即位乃首詢於四岳者將以盡來天下之賢才而惟恐有一人之不得自進將以盡見聞天下之事而惟恐有一事之不得自通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况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集傳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

為首農事以時為先林氏之奇曰李校書曰時皆訓是此食哉惟時先儒乃謂當如敬授民時之時者句自此絕則訓字當異此蓋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顧氏錫疇曰柔能以教化言所以維此食道也柔是順其自然而導之不强之以所難也能者有教其所不能責其所可能意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

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集說朱子曰柔遠能邇柔遠却説得輕能邇是使之帖服之意○時氏瀾曰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既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陳氏櫟曰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内治舉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為國而率諸侯也○金氏履祥曰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其利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豊歉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惡壬佞率諸侯者如此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矣蠻夷率服推言其效也○孫氏繼有曰上四岳總外外治於内者此州牧總外治於外者生

養失遂不可謂牧教化不興不可謂牧舉錯不明不可謂牧五者均重皆牧民之事親君子使造福於民難士人不使貽害於民皆善牧之道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集傳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林氏之奇曰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天工弼亮四世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有輔相之義

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

位孔氏穎達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林氏之奇曰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孔氏穎達曰禹代鯀為崇伯以其伯爵故稱伯禹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孔氏穎達曰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録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

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孔氏穎達曰獨稱官者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皋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

集說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林氏之奇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

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一有所廢置必與衆共之未嘗徇一巳之私見○朱子曰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呂氏祖謙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盖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陳氏經曰舜豈不知禹必詢於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馬氏明衡曰舜即位之初即切切求賢以任事與堯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皆是一意聖人之治天下無有急於此故孟子謂堯舜急先務親賢者以此○王氏樵曰治莫急於相故舜詢岳咨牧之後即求百揆之人其次播穀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

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萬世治天下之大規格不出乎此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集傳阻戹孔氏穎達曰黎民阻飢謂往者洪水時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林氏之奇曰謂之后稷者蓋雖在朝為公卿而分土胙民為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蓋當時稱后非獨稷一人如呂刑稱伯夷稷禹皆謂之后而後世亦稱夔為后夔皆尊而君之之稱也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申氏時行曰播百穀者順天時之蚤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也

○潘氏士遴曰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為百穀三穀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

衆豆之總名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孔氏穎達曰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林氏之竒曰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皆在禹平水土之後未即位之前舜使禹宅百揆不許其讓而稷契臯陶之位皆無可遷者但稱美其前功申儆之而已○葉氏夢得曰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呂氏祖謙曰阻飢猾夏當時豈有此事然尚憂此所以為唐虞也○金氏履祥曰棄之為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呂氏柟曰舜命九官

濟濟相讓稷契臯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舊職而復讓非誠矣○王氏肯堂曰阻飢不親不遜寇賊姦宄蓋洪水初平之後教養方興之時聖人望治無窮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慮其如此○觀曰百穀則凡資生於天備氣於時可以養人者百種並植以盡物之宜可知矣觀曰播則凡地之可生萊之可闢者百種廣布以盡地之利可知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集傳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孔氏穎達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是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林氏之竒曰自其可為萬世常行之法言之謂之五品自其設而為教言之則謂之五教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寛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申氏時行曰百姓不親就情義乖離説五品不遜就倫理紊亂説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

而又寛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徳之亦此意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寛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寛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寛也○林氏之竒曰契為司徒在禹平水土之後至舜之即位凡三十餘年矣而申命之言猶有在寛之語堯舜之教民其優游不迫如此宜其垂拱坐視夫民之阜也○朱子語類問堯徳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敬敷五教在寛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略之意可見○陳氏大猷曰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盡於五者敷五教於人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説為正曰孔氏以敷訓布而子謂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曰蘇氏謂教民必寛而後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而為偽此説如何曰此説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亟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教亦多術豈專在於寛哉曰教人者易於欲速而受教者難於速成易於欲速則忿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

俾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既以敬為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予採呂氏之説謂為含洪廣大漸漬涵養辭不幾於贅乎曰含洪廣大以度量之寬言漸漬涵養以時日之寬言之意義全也○陳氏櫟曰施教之道敬寬二字不可闕一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舜此二義上以堯之匡直自得為法下可以為萬世法○陳氏雅言曰敬以處已則人不敢慢寬以待人則人易從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馬氏明衡曰敬敷者端其本以先之不敢茍也在寬者和其心以待之不可亟也是亦重責已而略責人之意○王氏肯堂曰五者之理出於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於外也吾之為教則因其本然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行而亦非有所強於外也則

夫防範禁董其意何嘗不寬哉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集傳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孔氏穎達曰寇者衆聚為之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孔氏穎達曰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内為宄士理官也孔氏穎達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服服其

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孔氏穎達曰魯語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盖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

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申氏時行曰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

集說程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孫氏覺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王氏十朋曰命臯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夏氏僎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教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薛氏季宣曰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陳氏經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

象皆有取於離用刑在惟明可知居刑官不明不足
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故戒以惟明克允○
陳氏大猷曰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
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兵既不常用但領之於士
官兵刑合為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如此蓋仁天
下之深意也疑者以士師不可為將帥夫為將者非
必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掌兵而未嘗
為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領如今世之
制故征苗自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皐陶也夫工虞之
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司馬豈應置而不言唐虞
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
為一而兵刑分為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
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王氏樵曰五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
帝之所新制者三就之意見罪不至死者猶欲保全
之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輕重為地之遠近

仁至義盡所以為聖人之法也○蠻夷王化之所不加因其猾夏則治之而已若寇賊姦宄乃吾民也胡為至是哉失之於井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殺豕之牙聖人常治其本也○董氏其昌曰惟明克允蓋刑有五而就有三其間或者輕重混淆便不明於刑以致不允流有五而居又有三其間或者遠近混淆便不明於流以致不允故須是明乃能允○潘氏士遴曰士所掌惟象刑流法蓋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於士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集傳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

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林氏之奇曰垂所制器歷代傳之以為寶傳所謂垂之竹矢是也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揚氏肇芳曰工虞各有治所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輿人之屬共工為之長故曰往哉汝諧勑使蒞其治所而合和衆職

集說孔氏穎達曰疇若予工單舉工名汝作共工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呼此官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薛氏季宣曰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為之○陳氏櫟曰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咸精其能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比哉○孫氏繼有曰為天下之主凡所以前民用者皆予工也若者有一器即有一器之理守法信度因聖人制作之理而持循之此之謂若非身親繩墨也只明示百工以制器尚象之式使工必中程器必適用諧謂諧和衆職也工拙不至相蒙勤怠不至相冒各精其工乃謂之諧○張氏爾嘉曰古人制作盡物之宜精以適用今人制作窮人之意巧以悅觀琢朴散醇莫此為甚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集傳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顧氏錫疇曰以虞名官以其能審度山澤而順治之也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孔氏安國曰四人皆在元凱之中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若謂順施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林氏之奇曰曾氏云案周禮大山澤虞中

士四人下士皆八人中山澤虞下士皆六人小山澤虞下士皆二人益之為虞豈一山一澤之虞蓋為衆虞之長也○或以益為臯陶之子是未必然據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為秦春秋之時浸以强盛使伯益果臯陶之子則秦乃臯陶之後也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臯陶之後於六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臯陶不得為一族也明矣○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之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呂氏祖謙曰君為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陳氏櫟曰所以盡人之性亦必盡物之性也○馬氏明衡曰周禮

有山虞澤虞乃是育養禽獸魚鼈之官其職比此較輕上古之時洪水之後山林川澤皆未能得所益之為虞蓋皆平治一番與禹平水土相表裏其事甚重故孟子亦與禹益言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集傳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

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陳氏經曰夙夜者自蚤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陳氏雅言曰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陳氏雅言曰直則此心虛明無少雜亂而能清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

名

集說朱子曰惟寅故直惟直故清○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禮文分明○問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真氏德秀曰勑伯

夷獨曰欽者禮之本敬而已○陳氏櫟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既戒以寅猶勉以欽丁寧至矣○王氏樵曰人之心直者其正也而敬則直不敬則邪人心之體清者其常也而直則清不直則雜匪直而清事神則難矣故夙夜之間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當不顯亦臨常如對越之敬○孫氏繼有曰五禮惟三禮為重三禮又以宗廟為主故禮曰三禮官曰秩宗天子為天地宗廟之主秩宗主祀事以相天子非其心通天地德合神明者不足以典之夙夜二句示以交神之道下欽哉即此二句意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夺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集傳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陳氏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教之之道莫大於成其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寛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冑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

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林氏之奇曰大司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與此意同蓋直能溫寬能栗剛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祗庸孝友矣○朱子曰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陳氏埴曰周禮大司樂正自夔所職充廣之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王氏肯堂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學而至變化氣質者學斯有力教而至於變化氣質者教斯有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

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班氏固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朱子曰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上則太濁羽以下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黄鍾為宮則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

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朱子曰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潘氏士遴曰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因三分損益而立所以生十一律蓋天地大數始一而終于十若通用全則變化不行用九之法聖心之妙算也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朱子曰禮記注疏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陳氏大猷曰諧是衆音和協倫是各有條理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孔氏穎達曰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

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
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
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
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脱
誤復見於此陳氏櫟曰夔曰於以下為益稷錯簡無疑
集說程子曰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林氏之竒曰唐虞三代仕於
朝者非天子之族類則世臣巨室之家豈其時世家
子弟皆賢惟所以教冑子者有其具也然教之必典
樂之官長善救失以成就其德優而游之使自求之
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自興於詩至成於樂此教之序

也○夏氏僎曰直溫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薛氏季宣曰翕如純如八音克諧之謂皦如無相奪倫之謂○朱子曰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性情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諷誦歌詠之間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饗時事又是一節○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行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則大蔟為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人作

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令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相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十二律自黄鍾而生黄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黄鍾自入得樂○樂律自黄鍾至仲呂皆屬陽自㽔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黄鍾為陽大呂為陰大蔟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問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黄鍾為宫便是大族為商姑洗為角㽔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宫若以大呂為宫便是夾鍾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黄鍾為變宫其餘則旋相為宫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黄鍾下生林鍾林鍾

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
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
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
射上生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
鍾之宮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
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
半餘宮亦皆做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
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
所以為妙○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
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
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
減半律為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
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
四清聲也○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詠者和者繼
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
曰一唱三歎有遺音者此也元定以變宮變徵不入

調以濟五音之不及正緣宮徵之間音節遠而難和故以此二變收之正所謂曼字散聲者蓋如今之鼓琴瑟吹笛管者必有襯字以扶助之方成音律自古以來多未諳此○陳氏埴曰問后夔典樂四語與皐陶九德旨意如何曰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若皐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寛而又栗柔而又立者然也○陳氏經曰直溫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

帝曰龍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集傳堲疾林氏之奇曰史記云朕畏忌讒説殄行畏忌者堲之謂也殄絶也殄行

者謂傷絶善人之事也朱子曰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殲乃讐皆傷殘之義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孔氏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林氏之奇曰納言之職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陳氏師凱曰復逆者周禮云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注疏云復是報白之義逆謂上書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内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

皆此職也陳氏師凱曰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奏政稱尚書漢亦尊此官明帝詔曰尚書盖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漢尚書稱臺魏晉以來為省晉志云給事黄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舊唐志云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侍中二員隋曰納言武德改侍中掌出納帝命

集說孔氏穎達曰官以納言為名亦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林氏之奇曰顏淵問為邦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舜命龍之辭正孔子荅顏淵之意盖自古已安已治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為黑以是為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為戒也○朱子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納言之官如今給事中朝廷

誥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矣○陳氏經曰讒人無世
無之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猶所可畏豈可謂此
時遂無此事○金氏履祥曰出納朕命惟允讒殄不
行三代而上道化出於一異端不作蓋以此爾○王
氏樵曰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出者
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統曰朕命者以上該下也出
允則命令當納允則聽覽詳○楊氏肇芳曰讒人借
公論以行奸所出未必不是命教所入未必不是奏
逆但恐因以售詐耳○傅氏元初曰帝舜之時明目
達聰絕去壅蔽而慮及讒說殄行者何蓋讒說之人
反是為非倒白為黑或假綸綍之傳宣或托敷奏而
進說方善人君子相與匡扶國是翊贊皇猷而讒說
一出大則移易主意次則阻撓事機人心搖動
惶惑所關匪細謹喉舌正所以防壅蔽養聰明

總論 王氏炎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
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

故次命皐陶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集傳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林氏之奇曰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

功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　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

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案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陳氏師凱曰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謂平水土若百工同領於司空也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陳氏師凱曰通典以兵附於刑亦猶古意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集說林氏之竒曰自詢于四岳至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各隨其職而戒之至此又總而申勑之也○

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輔相顯明天之功○胡氏士行曰岳牧九官之事皆天之事也天工人其代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一時息乎欽則誠與天一矣此咨命之要領也○王氏樵曰天降生民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畀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之養也牖民孔易天之教也五福六極天之刑賞也禮者天之序也樂者天之和也山川分判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姚氏舜牧曰天所欲為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集傳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

於事功楊氏肇芳曰事功奮起謂之明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於朝何俟九載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孔氏穎達曰善留惡去使分背也○董氏鼎曰分北只是分别義故文兩兩相背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案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

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卽唐虞考績之法也然而其制已密不若唐虞之寬也○呂氏祖謙曰史官截分北三苗見萬國皆順軌也○陳氏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王氏樵曰竄三苗於三危此舜攝位時事所竄者其君也禹貢

所記既宅丕叙者以其竄於三危者而言也苗不即工祖征來格分背則皆其舊都也計苗之事終舜之世始定竄者初年分北者末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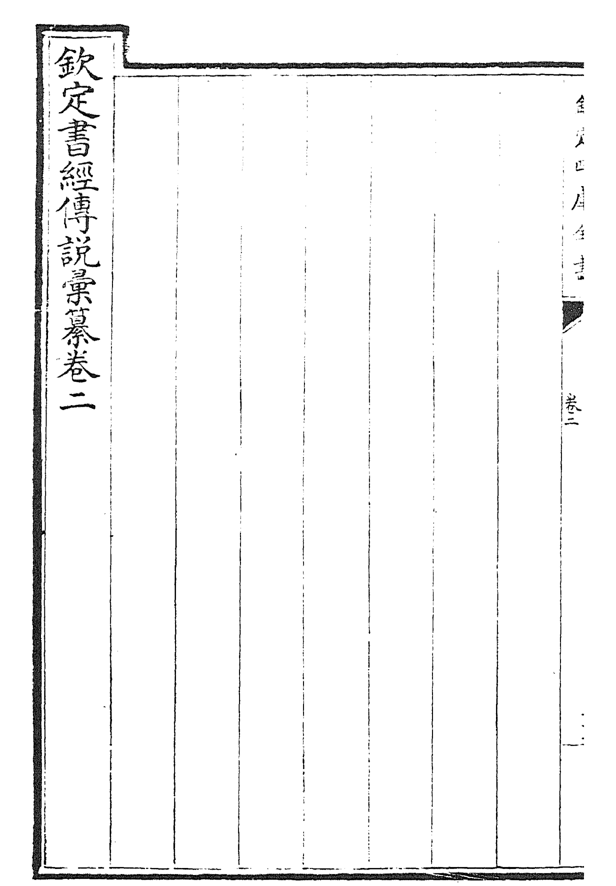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集傳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陳氏師凱曰晉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

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絶耳方猶雲徂乎方之方陳氏師凱曰楊子法言云雲徂乎方雨流乎淵注云徂往也方四方也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歴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盖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塜云陳氏師凱曰零陵今湖南永州郡名舜冢在道州界蒼梧今廣西梧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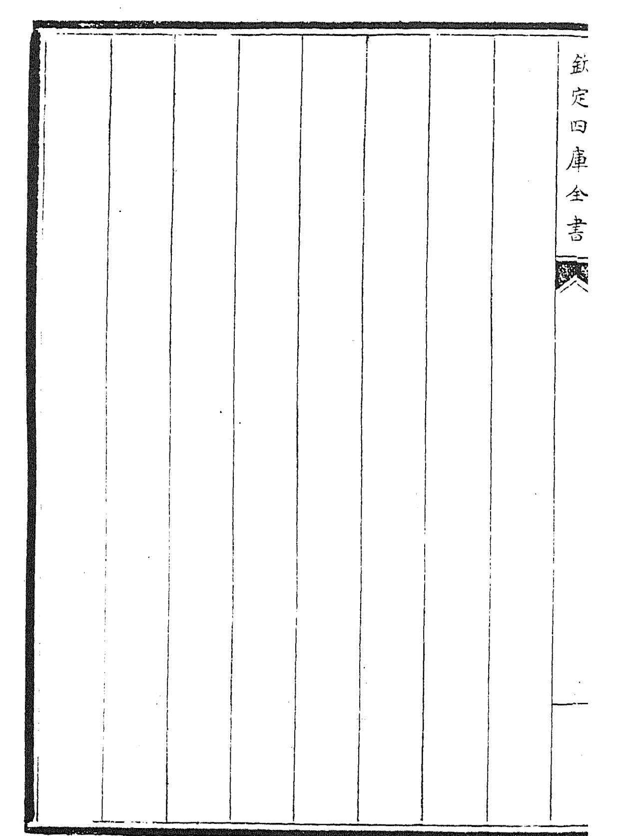
集說朱子曰舜壽百有十歲○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自好○金氏履祥曰舜典所載皆帝舜初政至三考之後庶績咸熙所黜者獨三苗耳卒章通載始終若其晚年授禹之事則具在禹謨○陳氏櫟曰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序舜一生始終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可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為故終身可恭已而無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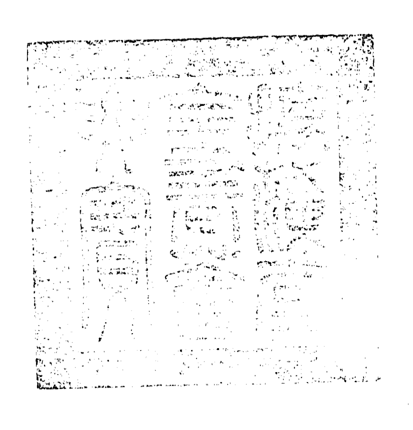
總論熊氏禾曰舜典理會天道人道地道外此後言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為法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二

謹按第二十三頁後八行注以吉禮事邦國之鬼
神示刋本事訛祀今據書正義改
第二十七頁後七行注何錫予之刋本錫訛以今
據詩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王應璧